



◎杨树林

城市街头花果树

住在西环附近，每到春夏的季节，双拥路两旁的石榴和国槐都会应时次第而开。先是红红火火的石榴染红了五月，一到立夏节气，挺拔伟岸的国槐就青花满枝，茂盛的枝条都探出了自己一季的芳华，葳蕤郁郁，一片浓密。站在街头你会看到，一街两行一树树的浪漫，一树树的繁盛，朵朵摇曳，那浓郁的芬芳会一点点渗入灵魂的深处，繁华缤纷竟如此扣人心弦，街景即是美景，美景就是花影。

进入七月夏花灿烂的季节，石榴虽已退出了榴花的浪漫，没了五月的殷红和热闹，但满枝的石榴依然是双拥路上的压轴角色。虽没有花开时的妖娆，但浑身上下都是景致的石榴，在双拥路中轴线两侧身姿曲美，果粒吊垂，一身贵气。有的展露着红晕，有的显现着粉面，青中透红，黄中透白，一股从容和富贵仿佛仍在演绎千年的粉黛。

一路向暖，夏日花开。如果说石榴花是初夏的卷首，它以激情似火打开了夏天的门楣，迎来了夏日开门即红的灿烂，那么素雅洁白的槐花就是夏季的序言。一到双拥路上，眉眼盈盈之处，看到的是道路两旁槐树棵棵葱郁，槐花枝枝青翠，大路就在树下延伸，车辆和行人各自在花间穿梭和漫步。车辆飞驰和人手抛动的场景中，花开枝头阵阵芬芳袭入心怀。槐荫下片片落花拂面，槐香四溢，细品，慢慢念，也曾叩击着我的心扉，看花落成尘的步道中，有我信步走过的脚印，也有我充满眷恋的身影。这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能把我拉到故乡。

槐树花开，载动如海乡思，粒粒石榴勾起童年记忆。在我的家乡茶蓝沟，石榴树和家槐树多长在老宅后院，一般石榴属果品，大都种在风道或院墙内，家槐树则在大门外，以遮阴乘凉为主。小时候摘石榴或者是偷石榴的事还记忆犹新。上世纪七十年代，就我所在的茶蓝沟，每一个自然村，只有那么三两棵石榴树长在老户老宅内，其他的都分布和散落在沟沟壕壕的空宅残院之内，满目荒凉的场所，只有不懂事的我们去光顾。那时石榴树成园栽种的几乎没有，吃石榴的自然就少了，但成熟的石榴籽一吃，石榴皮可是个宝贝，晾干或晒干的石榴皮去毒消炎，尤其治疗痢疾功效独。家乡的老人还传说，红皮石榴治红痢疾，白皮石榴治白痢疾。

我家老宅门前的一棵家槐，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也是树冠如盖，枝繁叶茂。一到槐花开花之时，母亲都能在槐米子粒长大，颗颗花蕾饱满，待未开时摘下低处的槐花，一部分用细线或细绳扎住挂在屋檐下晾干，另一部分用苇席晾晒。储存时把脱落的槐米单独包好，剩下的花序枝了就也匝成小捆挂在屋檐下，平时熬茶时取下几枝与竹叶等掺在一起，茶中滋味也与槐米味道不相上下。每年一到秋冬或春天用槐籽、竹叶、毛草根等熬茶，不但生津去火，而且消毒治病。

我记得那时茶中加糖或掺入糖精的味道，与现今市面上的王老吉和加多宝凉茶饮料不相上下，甚至觉得那时的味道还胜过现今的王老吉和加多宝。还有成熟的槐籽(角)九蒸九晒泡茶也去火消炎，也是一味中药，可治眼病和肝病。更神奇的是一到数九寒天，把白萝卜切成连刀片，仍成通体状，乡间称“萝卜茸”或“萝卜虫”，在交九的第一天，把萝卜倒插在槐树枝上，经历九九八十天的寒霜侵袭后取下，用的时候撕下几片用蜂蜜熬制，对治疗哮喘病有奇效。

石榴和家槐本是乡间宅院的吉祥树种，自古以来乡间各地都普遍栽种。石榴树、石榴花、石榴果，寓意着美好，有“留存”和“拥有”之意，象征着家族兴旺，多子多福，子孙圆满，日子红红火火，承载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美好愿景。尤其是国槐在民间统称为家槐，一棵家槐守望着一处宅院，“槐”与“获”同音，借指“获利”“获粮”“获得”，期盼幸福美满，借用语音顺势所有收获都揽入怀中，收入囊中。

据有关资料记载，槐树夏季开花，古人又称夏天为“槐序”。家槐即国槐，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这血脉的赓续里，有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基因密码。从植物学分类上讲，槐树属豆科植物，蝶形花科，无限花序。春夏之交，米粒大的花蕾附在花序之列，硕大的花序从下往上依次绽放需一月有余，初开乳白，继而米黄，豆花点点，如蝶飞舞，待之最后一朵从序头落

下，底部已“犄角”出露。那一枚枚犄角又一串串压在枝头，在秋风中摇摆，再经风霜侵袭，果实才纷纷坠落。就凭这些特质和属性加上民间百姓对其赋予的种种期盼，槐树实至名归。

一棵树有两个或多个名字，这在自然界和民间可谓司空见惯，但唯有槐树的叫法与众不同，寓意深刻，而且还把它的开花季节的夏天用“槐序”作为称谓，实属罕见。明朝的杨慎在《艺林伐山·槐序》里说：“槐序，指夏日也。”夏天开花的树那么多，为什么古人对槐树这么情有独钟呢？据专家考证，周代朝廷种三槐九棘，公卿大夫分坐其下，后以槐棘指三公或三公之位，是国家栋梁的象征。由此足见槐树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之高，以槐序代指夏天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我们的老祖宗朝思暮想的故园美景中，最美和最真实的意象常常不离家槐、石榴，但尤以家槐为主。这也许是民间最初效仿朝廷在自家门前栽种槐树的缘由了。仿佛有了这些树，就有了心中恒定的美，就有了安放灵魂的家，就有望实现多子多福、人才辈出，年年有余，家家拥有的富足生活。而今石榴树和家槐树又在双拥路旁再次幻化成最美的谐音，弹奏出“双拥”的时代华章。

二
槐荫婆娑道，烟霞山水间。双拥路上林荫夹道，落英缤纷，眼波流转，明亮生辉，热腾腾的阳光，烘托出一个夏日燥然的氛围。小暑前后，槐树上的花已经盛放，家槐米粒大的花朵已经由青绿渐成乳白色的豆花状，一层层，一抹抹繁华如雪。等到豆花状的花瓣一开，花序上已成蝴蝶展翅，这时的路旁如同一幅宏大的槐花盛景图了。挺拔的树下花香浓郁，沁人心脾，风儿一吹槐花那蝶状的花朵就会飘飘洒洒，纷纷落下，一种旷野林风般的清爽迎面扑来。这落花让人看一眼，心里就觉得透亮，眼前是春花芳树，晕然成画，风姿绰约，仿佛双拥路上所有的空间和内涵都来源于家槐的茎脉，那抹翠绿和翠色便有了层次感和飘逸感。

不知你是否留意双拥路上，中轴两侧，东西两面，石榴和国槐，风采别样。中轴主道两侧排列的石榴，古意犹存，细碎的小叶下，果实累累，每一棵都在花坛内自显风韵，自成景致。东西两面有序排列的是高大的国槐，两侧槐树枝头都朝向路中，低矮的石榴仿佛在国槐的胸前，享受着国槐的庇佑。无论你在东行走，还是在西穿梭，你会看到树与树搭接，彼此联手相依，牵手和谐，拉起了绿色长廊，花下有路，路边有果，花与果相得益彰，那种“槐花香满径，路人行笑语”的美妙场景尽收眼底。

细心观看，槐玉树临风，秀美多姿，花瓣铺满路径，一层的柔软轻盈，若环卫工人不扫，犹如雪花银粒，人踩车压中花泥如酥。路边车位上停放的车辆上也洒洒落英，若是落在乳白色的车辆上，你会看到所有的花都反转为色调，成了浅黄色。有好多路人拍照赏阅，我也拿出手机一照，画面里金黄灿灿，犹如鎏金簪花，恰遇光线映照，金光闪闪，有的花瓣折射出的光如金粒璀璨，熠熠生辉。

这份惊艳和热闹，不仅美煞众人，也把一些错过季节花开的石榴枝条也撩拨出了激情，竟然在果实累累的枝下或枝头也绽放开了红艳艳的花朵。那鲜红的花朵像一束小火把，点缀出了争奇斗艳的美景，也把石榴的花展呈现给盛开的槐花和匆匆而过的行人，使槐花独放的专场中增添了一抹落英缤纷的灿烂。

我想起了唐朝咱们汝州老乡刘希夷《代悲白头翁》中“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景不同”的诗句，但我有所思的不是桃李飞花的悲凉，也没有对槐花谢花飞的怆然。我反而觉得，笑着花开是一种好心情，静看花落也是一种好境界。因为花落了，还有果实中成长，开花结果是常态，也是人们追求完美的希冀和境界。对我而言凝望石榴、槐花，却另有一番滋味，有一种生态的情韵，隐隐约约在石榴和槐树身上看到了生命的激情和心灵最深远的思考，以及对生命的无尽的感怀，抑或是乡情和农耕文化的向往吧。

其实，只要开花结果的植物，都是有自然规律的，尤其是果树都有初果期和盛果期。在民间人们判断大树冠的果树结果和植物结子，习惯上称之为大年小年。今年的家槐是盛果期，也就是大年，开花较

个个渴得直舔嘴唇的部下，心里一急，双手扳住井口往怀里使劲一扳，只听见地下“咯咯啦啦”一阵闷响，原来直上直下的井筒真的被扳倒啦。一股清泉流了出来，刘秀和夫人以及将士们个个手捧井水，咕咚咕咚喝了个够。接着他们的战马也把头扎进水里，饮了个痛快。就在这时，一阵喊杀声起，王莽的部队又追了上来。邓夫人心里一惊，她一怕丈夫遇难，二怕百姓遭殃，把心一横，一手抓过刘秀的斗篷披在自己身上，又抓过刘秀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一纵身跳上刘秀的坐骑，猛抽几鞭子，向村东头跑去。据说，刘秀的那匹马是白龙马，跑起来一阵风似的，常在紧要关头让刘秀转危为安。现在夫人慌忙换衣骑马，白龙马就知道夫人的用意，只管撒开了往前跑，一眨眼工夫，便跑到了五里以外的山脚下。王莽的部队从头顶、帽子和马匹上判断，认定是刘秀向东跑啦，就一阵呼喊，追了上来。

邓夫人见王莽部队越来越近，一阵高兴，差点笑出声来。但当她想起自己的丈夫和部将们时，不免担心，不由得手勒缰绳放慢速度，回首观望，俗话说“不怕慢，就怕站”。邓夫人稍微一停，王莽部队便呼啦一下追了上来。前面是山坡。后边有追兵，邓夫人心里一急，左手提紧马缰，右手猛抽几鞭子，只见那白龙马一声嘶叫，腾空而起，朝着山坡，腾腾腾，向山上连纵了五下，便登上了山顶。到底那马有多大劲？谁也说不清，只知道路一蹿下去就是一个大坑，马蹄子扬起就是一个小山包，飞扬的尘土遮天蔽日，见王莽的部队迷失了方向。

再说，刘秀趁邓夫人把王莽引开的机会，与他的部队搭成人梯爬上陡峭的山峦，顺着羊肠小道，向嵩县方向跑去，勇敢贤惠善良的邓夫人却被活活困死在山上。后来，刘秀依靠农民起义军的力量，建立了东汉政权。在他登基的第一天，就追封邓夫人为娘娘，并下旨调集大批能工巧匠，在邓娘娘困死的那座山顶上修建庙宇。从此，当地人就把那座山头叫作“娘娘山”，把刘秀、邓夫人饮水的那口井叫“扳倒井”，把刘秀和部下搭人梯的地方叫“上天梯”。娘娘山西坡上被马蹄子带起的一溜五个小山头，叫作“五纵山”了。

选自《汝州人文史话》

供稿：汝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多，满树的花开压弯枝头，秋后也一定是槐角满树，籽粒饱满。相较于石榴群体，一部分今年就是小年，开花时也没有去年的繁盛，也没了去年棵棵满枝硕果的盛景，但仍给人删繁就简的疏朗之美。

你看，寻常百姓家的石榴和家槐一到城里变成行道绿化树种就成了另外一种姿态，石榴树在乡下单独一棵的较多，但在双拥路上大多成丛栽培，一丛多干，能赏花，赏景，还能赏果，给人一种傲骨嶙峋，又笑容可掬的模样。家槐就更不一样了，乡下的家槐也很高大，但树干一般不高，枝梢外冠幅面积大，遮阴宽度大。城里的槐树成排分布，棵棵相拥而生，树干较高，除十字路口或岔道边的树梢遮盖如蓬外，其余在行道内成双排栽种，大都枝梢上扬，矜持的身段竟相向上露头，与同伴支撑起了一篷阴凉。但站在树荫中，闻着槐花幽幽的香和槐荫那种通透的凉，一股人烟火景致和烟火人间的味道仍然世俗不减。

三
市容移步换景，温情弥漫心中。有人说，生于浮世，宁静是一件越来越奢侈的事。我们经常会读到一些美篇中常常压题的段首名句，如“寻一处清幽的环境，写一份淡然的情怀，品一抹久违的芳香”之类的，标新立异的鼓励人们欣赏自然，放飞心灵，有时也确实能撩人心扉的。但特写的镜头只不过能起到各有所爱，或者是自我陶醉一番罢了。

如果你白天在双拥路上一走，你会被两边的石榴和家槐的花与果所折服。那么夜晚你若是在双拥路上走上一段，你会发现，每一段路都是一幅美妙的风景，每一处路灯下都是一幅色彩朦胧、光彩流淌的妙曼美景。一棵棵大树之上弥漫着一首诗意，披撒着一袭素缕轻纱，涂抹着一层舒雅旖旎。

驻足道路两侧，站在对面树下看对面，灯光掠影之处，家槐枝青绿叶，绿的透亮，繁在枝头的花，白的晶莹，粉的妖娆。一朵朵一簇簇拥在树顶，又聚成了一蓬丰盈硕大的花球，看起来恬淡安然，银光闪闪。你若想记录一下这个况味，上下拍照之后你会惊艳到诧异，槐树冠顶玉树琼枝，银光现影枝头，一团翠绿裹着一层银白，玉宇无尘，赏心悦目。槐树下面探灯灿烂，流光溢彩，灯光耀眼之处，夜晚的石榴果也幻影成趣，玲珑剔透。那家槐的躯干也在彩灯闪烁间，祥光聚拢，通身浮光显色，霓光朦胧，这一切都在夜幕之下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美妙的城市夜景图和风情小调。

匆匆匆匆，你在双拥路上的人行道内走上几遭，你会感觉沿路的花渲染了一路的清香。走在中间，空中有飞花，头顶有花瓣，脚下有花洒，你的感觉可以在花坛内，可以在风景中，可以在香薰中，任由你编就具体，感悟你的所见所闻。当你走到设有探灯的瓷瓷店铺驻足的那一刻，透过设有玻璃橱窗展架的店面，你会看到博物架上探光的光线连同那瓷瓷的珠光宝器，一同映射到了家槐的通身，斑驳到了石榴树上，隐隐约约投射的是霞光、是祥瑞，也是汝窑那深邃历史的焰光。

岁月悠悠，天地轮转。我心中最深刻的记忆，在面对大路上的石榴和家槐之时，情不自禁地寄情于家乡的一草一木，仿佛儿时的履痕衔接了家乡通往城区的处处印记。我突然觉得生活是有根系的，我们脚下的土地与石榴和家槐以及各种植物和人的关系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生命的通道紧密相连。

不是吗？一丛丛石榴树和一蓬蓬槐树长在城区繁华的路段，呈现在市民生活必经的路旁，换来了路人的执手相看，很少有人想到它的其他功能，俨然就是一棵棵绿化树，一棵棵在城市能够遮阴吸尘、净化空气的行道树。这时的我不为家槐感到失落，反而觉得家槐为这个城市增添了绿意和花香，也了解槐树的人多了一份季节的惦记，尤其勾起了我盛满乡愁的记忆，泛起了盘桓在心底的滋味。

我吮吸着槐花的幽香，在升腾的夏热中，感受着槐树那份在时光中传承不息的味道，突然间诗人三毛的一段诗感动了我。“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我觉得我不如石榴和家槐，我在思忖故乡，至少是渴望漫游的“家”，而石榴和家槐已扎根在城区，坚守在这里，为双拥路增加一道亮丽风景线的同时，永恒勾勒自己地久天长的年轮，盛开它年年岁岁花，成就它岁岁年年果。

“卖冰糕了——清凉解渴的白糖冰糕儿——”

夏日午后，天上的云稳如老狗，地上的风纹丝不动，只有蝉儿在扯着嗓子嘶鸣着。睡不着觉的孩子们躺在凉席上百无聊赖地“翻煎饼”。

此时，一声诱人的吆喝声打破炎热的寂静。听到吆喝声，无精打采的孩子们一激灵，一个“驴打滚”翻身而起，冲出家门，直奔吆喝声而去。

走街串巷卖冰棍者，都是骑一个自行车，车子后座上结实地绑一个白色的大箱子，箱子朝后的一面用红色油漆写着“冰糕”二字，煞是鲜艳。打开箱子，最外面一层是白色的棉布子，掀开被子，就可以看到用白色塑料袋子包裹着的一块块排列整齐的“白糖冰糕”，冒着让人瞬间进入清凉世界的丝丝白气。

那时候，一根白糖冰糕只要三分钱，稍高档的奶油冰糕，则要五分钱。

一根白糖冰糕只要三分钱，如今看来纯属“毛毛雨”，而在当时，却不是孩子们见天能够享受的奢侈。

卖冰糕的一看孩子们围上来，便刹住车在树荫下停下来，支起车子支架等生意上门。

有的孩子递出擦出汗的、亮晶晶的钢镚儿，卖冰糕的就熟练地掀开棉被，从里面拿出来硬邦邦、甜丝丝、凉津津的白糖冰糕。顶着大日头，把拿出来的白糖冰糕不消片刻，便开始软化起来。买的孩子解开那张包装纸，忙不迭地伸出舌头去舔，空气中便漾开一股甜腻的味道。

更多的孩子们翻箱倒柜也拿不出买冰糕的钱，便几个孩子一商量，凑钱去买上一根，然后热热闹闹地一人一口分而享之。还有的孩子虽然钱不够，但也不愿与别人分享，便问有没有快要化掉的冰糕，然后用一分或者二分的低价买下来，迫不及待地享受起来。一时间，“吸溜吸溜”的嗦冰糕声便响彻这片树荫。

那些没有消费能力的孩子们，只有眼馋地咽唾沫了。而那些诱人的奶油冰糕，则少人问津，大多被卖给了家长有工作的孩子们了。

还有一些“机智”的孩子，怎会囿于“小偷小摸”的“戒条”。白糖冰糕的诱惑，足以使他们“铤而走险”，趁家人不注意，就偷偷溜进父母的卧室，从午睡的家长衣袋里拿出几毛钱供自己“挥霍”。一两次“作案”尚不打紧，只是次数多了，难免被家长发现蛛丝马迹，挨顿打是少不了的。

其实，白糖冰糕的做法十分简单，说白了，就是用糖水冻成的长方形冰块。冰块带有一个木质或竹制的把杆，便于人拿捏。冰棍的包装纸是简单的蜡纸，上面印着粗糙的图案和文字。只需剥开那层薄薄的纸，把冰糕含在嘴里，一身的热燥和暑气顿时就无影无踪了。

孩子们吃完冰糕后，会把包装纸小心翼翼地展开，舔干净上面残留的甜味。有些孩子还会收集这些包装纸，把它们夹在书本里，当作宝贝一样珍藏。那些棍儿也会被收集起来，每每收集到一把儿，就会拿出来玩挑棍游戏。

这样的场景，几乎是六零七零八零后们童年夏日里最珍贵的记忆。

卖冰棍的人，一般是皮肤黝黑的中年大叔。他们穿着洗得褪色的蓝背心，头戴草帽，笑容可掬，脖子上搭着一条颜色污浊的白毛巾，不时地擦去额头上的汗水。但他们箱子上的小棉被总是洁白，且冰糕都是在城里食品

厂批发的，味道纯正，质量杠杠。

也有年轻人卖冰糕的，他们大都是放暑假的高中生或初中生。为了贴补家用，他们会趁暑假到食品厂批上一些冰糕，去更远的地方销售。因为在城里卖冰糕，那些推着小车摆在闹市口的老年妇女都有自己的地盘，他们轻易融不进去；如果走街串巷，他们又干不过那些经验老道、遍地熟客的中年人；无奈之下，他们只能选择上山下乡，到更远的农村去卖冰糕。

所以，泼麦连天的田间地头，就成了年轻力壮的他们的“战场”。

记得一位高中同学，趁暑假去卖冰糕，串到西乡一个村子，因为给一个孩子卖了一个稍微松软的冰糕，便被其家长拉住不放，非要他赔一个不可。赔一个三分钱，他一天也挣不上几毛钱呀，况且，汗流浹背的他自己也舍不得吃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他急得直哭，还是当地一位厚道的中年妇女看不过去，又掏钱买了一个与那人交换，方才解了他的窘境。感激之余，他当场认了那位女性为“干娘”，一时间传为佳话。

看到该买的孩子们都已经买了，看到冰糕卖得差不多了，看到这里的孩子们已经没有消费能力了，卖冰糕的人便不停做溜，翻身骑车奔赴下一个“战场”。一串清脆的车铃响起，卖冰糕者的背影渐行渐远，只剩下孩子们恋恋不舍的目光追随着……

如今想来，当时的冰糕其实粗糙得很，口味也很单一，不过是糖水冻结而成，远不如现在的各种冰糕和冰淇淋种类丰富，口感细腻。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简单的甜味却承载了太多的快乐与期待。

冰糕看似简单，但其历史可却很久远。在我国，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朝，就有了关于冰镇食品的记载。当时，人们在冬天采集冰块，储存在冰窖中，以备夏天使用。当时装放冰镇食品的器具也很先进，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冰鉴，是现存最早的实例，也是名闻天下的古代“冰箱”。

资料显示，卖冰镇食品这个行业，其历史可追溯到商周时期，唐朝长安城已有冰饮摊贩，夏季节节常见售卖冰镇米酒、冰酥山(冷冻奶制品甜品)等，价格昂贵但逐渐普及。《云仙杂记》记载当时冰雪价格与黄金等价，反映出冰饮作为高端消费品的地位。宋朝冰块存储技术进步，冰窖系统完善，普通民众

可轻松购买冰镇饮品。汴梁街头常见“冰雪冷元子”“冰镇绿豆水”等消暑食品，价格低廉（约三五文钱即可购买），品种多达数十种。到了明清时期，已形成规模化商业经营，出现了专门售卖冰镇食品的小贩，被称为“雪花酪”商贩，主要经营消暑冷饮，类似刨冰、冰沙等甜品。

如今卖冰糕这个行业，则出现在上个世纪的中期。随着工业化发展，从大城市走进小城市，从城市走向了乡村，而后遍地开花。彼时，这个行业属季节性行业，而如今，这个行业早就打破了季节的界限，成为人们可随时享用日常消费。

小小的冰糕，不仅仅是一种消暑的食物，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它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也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然而，在这个物质过剩的时代，我们虽然拥有了更多，却反而失去了那种纯粹的、无法掩饰的快乐。

那些凉凉爽爽、甜丝丝的白糖冰糕，已经萦绕成我们挥之不去、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

私塾先生写碑文

从前有一个恶霸，给死去的父亲过三周年时，要在坟上立块石碑。请了一位老私塾先生写碑文。

恶霸对这位私塾先生除了以很高的润笔费外，还好好酒好菜招待，一天之后碑文写好了。恶霸一看，碑文里只写了他父亲的姓名、籍贯、生卒年月、职业简历和一些扯没要紧的话。心里不高兴地说：“这里边咋没写功德？”

私塾先生问：“那写点啥呢？”

恶霸拍了拍秃了顶的光头说：“就像和邻居里呀，修桥补路哇等等。”

私塾先生一听心里好笑，上下几十里，谁不知道你父子俩横行乡里，村里村外，有几家没被你多欺少压，我能给你写和邻居里吗？修桥补路吗？你家啥时候干过？要是我照你说的写，还不被人骂死！我也对不住我的良心。可是，不写，他以后肯定会找麻烦，写还是不写，让私塾先生做了难。

这一夜，这位私塾老先生一夜没睡好，天快亮时，私塾先生忽然想：你别看他恶霸肚子怪大，里边除了坏水儿全部都是青菜屎，一点儿文墨都没有，我何不给他来个文字游戏，让他看了满意，让乡亲们看了也明白，这样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私塾先生早早起床，吃饱喝足以后，在原稿后边加了一些文字，给恶霸送去。

恶霸一看，原稿后又添加了些什么文字，其中有两句还很精彩，写的是：“和睦邻里神明晓，修桥补路天知道。”恶霸那绷着的皮面展开了，笑着说：“好好，我老爹和邻里神明都晓得，修桥补路老天爷都知道。写得好，写得好。”

碑立起来了，乡亲们也都围拢来看。看他这个恶霸爹的碑文怎么写，要是把他写得像花一样，夜里就去把它砸了。可是上前仔细一看，却并没那么大的气，还都频频点头，心里说：写得好，他和睦不和睦邻里神明都很清楚——他一点儿都不和睦，净欺压乡邻。他修桥补路了吗？狗屁，老天爷看着呢！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五纵山和娘娘山的传说

一种传说是王莽撵刘秀的故事。

汝阳和汝州搭界的地方，也就是内埠乡大安村东边，有座娘娘山。娘娘山西坡上，一溜儿排着五个小山头，当地人叫五纵山。

传说西汉末年，王莽篡朝，各地起兵讨伐。其中刘秀的一支部队，虽说兵马不算很多，但个个英勇善战，几次交战把王莽打得大败。但时间一久，终因寡不敌众，刘秀被王莽撵来撵去，差点死在王莽手里。

盛夏烈日，刘秀和他的邓夫人，在几个贴身部将的保护下，在南阳通往洛阳的大道上，被铺天盖地而来的王莽部队追到困乏，途经汝阳大安时，人和马都饥渴难耐，嗓子快要冒烟了。刘秀心坎部下，让部队暂时休整，到村子里找水喝。在村南一个巷子口，找到一口井，可是井台高出地面三尺有余，村里百姓躲避战乱跑得净光，到处找不到水桶打水，急得他们围着井台团团转。一个部下渴急啦，随口说：“要是能把井搬倒，让水自己流出来该多好啊！”说着无心，听者有意，刘秀看着